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宫臣部

正直

夫明神之介福本夫正直宗室之成德由乎輔導自漢而下崇建儲貳分樹藩戚精選端士並列宫屬資其明智導之治體其或安於佚樂不遵憲度簡局非慎驕奢自恣則必箴規以正道補察其邪心至於簡督羣下忠

亮自處形闇闇之色有凜凜之風俾夫聞義則遷以嚴見憚王制是守國政用修斯古人任夫賢直輔以德義之明效也若乃切辭而被惡由諫而免罪斯又出於誠心立身無撓者矣

漢汲黯字長孺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

龔遂為昌邑王賀郎中令昭帝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

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貂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誖道(誖音悖布内切)古制寛大臣有隠退今去不得佯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吉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昌邑王既即位二十餘日以

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道讀曰導皆下獄誅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髠為城旦

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也復方目切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

溺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疏廣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

等所能及

王尊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雒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

和鑾乃出自令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来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顧念也負持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陽為好語也）尊舉拔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謂尊所測王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

梁荒王太傅輔史不書姓成帝鴻嘉中奏荒王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宫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仗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毆捶擊音一口切夜私出宫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戸或五百戸如是者數焉

後漢魯丕章帝時為趙相趙王商趙王良之孫甞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人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

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常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

張酺以尚書教授明帝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規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章帝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

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沈景吳郡人順帝時為河間王相王政傲狠不奉法憲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撿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殺戮

尤惡者數十人出究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

李燮字德公靈帝時為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魏邴原為太子五官中郎將長史太子燕會衆賓百數

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
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
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司馬孚爲陳思王植文學掾植負才凌物孚每切諫初
不合意後乃謝之又孚爲中庶子太子即位時當選侍
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
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
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

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

吳陸遜字伯言黄龍初為上大將軍大帝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乃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訶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

皆非也君今侍東宫宜遵仁義以彰徳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晉杜錫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懐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曰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江統叅大司馬齊王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又為成都王穎請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

孔衍為太子中庶子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彦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

宋謝景仁為會稽王輔國參軍事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者惟景仁不至

沈演之為彭城王義康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

湛因此譏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于朝廷太祖甚嘉之

阮韜為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游韜性方峙未嘗随從

南齊范述曽為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曽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争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

曾方汲黯

梁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事時子良兄文惠王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

江革為廬陵王長史時王少行事多傾意於籖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籖等同坐

陳袁憲字德章爲太子詹事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

後魏高道悅爲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宫官

上下咸畏憚之

陽固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先是清河王懌舉固為步兵校尉領是職時悅年少行多不法褻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及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

楊昱為廣平王懷左常侍王好武事數出游獵昱每規

諫宣武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惟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

崔楷為廣平王懐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

北齊王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悅嘗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

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悅獨執版卻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人獨為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悅先起卧於閒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悅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後周宇文孝伯高祖深委信之為東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惟昵近小人孝伯謂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宫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宫正孝伯仍為左宫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宫伯嘗因

侍坐帝問我兒比長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内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甞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黙然久之又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隋裴政為太子左庶子時右庶子劉榮性甚専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

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語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盖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誣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

率崔倩等為證倩等款伏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旣敵須
以證定臣謂滎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滎而稱
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
太子為哥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縁女寵來往無節政數
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
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
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
總管

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勇虚襟敬
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
内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正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
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
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
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内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
行本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寛容賜汝

顔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甞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未幾卒於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乎此

唐李綱在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甞以歲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

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起而出文帝廢太子勇召東宮寮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進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也非太子之罪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善人居任柰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文帝奇

其對擢為尚書右丞貞觀中又為太子少師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凛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會吳王恪以驕縱被譴拜萬紀為長史萬紀厲其抗直恪遂折節從之太宗以齊王祐溺情羣小以萬紀為長史萬紀性剛毅所在以強直稱

祐聞其名望風畏憚親愛左右咸詭示疎斥外接萬紀
而內深疾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顔切諫初尚有從者
後皆相反焉左右昝君謩梁猛虎並以善射野豕得幸
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皆劾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
愈甚會萬紀宅中有土塊夜落萬紀以為君謩等將害
巳悉收繫獄而乘傳以聞雖不顯言而意指於祐又云
與小人聚飲殺馬而食內人代判畋獵無時同為非者
數十人詔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覆之事頗有實者

孔頴達為太子右庶子庶人承乾不循法度頴達每犯顔進諫庶人乳母遂安夫人見其犮言亮直謂頴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頴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

崔義玄為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友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規正府寮王竝委任之

蘇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規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

簡括莫敢有犯深為高宗所稱

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正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美太子謝而遣之

後唐劉贊為尚書刑部侍郎時言事者云親王舊有師傅以為輔導請為親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王官如何執政以秦王從榮名勢既隆凡事不敢制置因請王官宜委從榮自擇從榮奏贊為秘書監兼秦王傅贊朝之正

人也有節操不趨競方為列曹侍郎一旦為王宫掩泣
陳訴素知從榮之為人尤懼獲禍時秦王府叅佐皆新
進小生動多輕脫或稱頌從榮功德阿意譚笑而贊每
見從容諷議必獻嘉言時從榮溺於篇章凡門客及通
謁游士必坐於客次日出題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酒
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詠贊雖師傅亦與諸生混然令秉
筆賦詩贊雖承命容狀不悅從榮心知其意自是戒左
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府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叅不

通慶弔閉關喑嗚而已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宮臣部

輔導　講習

輔導

三王之教世子也建師保之職喻之德而歸諸道漢氏之分王子弟亦為選置傅相故儲闈以至於戚藩莫不資賢良之士申輔導之義然後成溫文之德著信厚之

質者焉乃有藉其素望以定大計極其誠心以安宗社陳禮義而救其失援法度而窒其邪周旋以盡規切磋以縫闕以至形於筆述表乎箴諷皆所以磬惓惓之衷勵蹇蹇之節蓋夫朋友著忠告之義官師有相規之訓況乎委質事人豈不念納忠而成美哉

漢東園公與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人惠帝為太子時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用張良計令建成侯呂澤奉太子卑辭迎四人至客建成侯所高帝十

一年黥布反高祖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請呂后乘間言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於是高祖自將而東以良行太子少傅事十二年高祖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高祖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所以謂之四皓高祖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皆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調謂和平之護謂保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高祖目送之（以目瞻之訖而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廼汝也）

叔孫通為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

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特且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淮南相（史失姓名）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

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謂以兵委之也相以將兵嬰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曲城侯蟲達之子也名捷淮南以故得完

董仲舒為江都易王相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規正王敬重焉

史丹為駙馬都尉護太子家時孝成為太子喜酒樂燕元帝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帝以故嘗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丹護太子家輔助有

力帝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後漢公沙穆為繒相時繒侯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顧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

所規

何敞為濟南王康太傅康尊貴驕甚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

程堅為趙王乾傅先是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五縣及堅為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

魏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世子及諸侯所禮為元城令太祖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

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太祖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

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

右咸歔欷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賈詡為大中大夫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

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

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

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高堂隆為歷城侯徽相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

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

蜀霍弋為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晉安平王孚初為魏國太子中庶子文帝初聞太祖薨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嵇喜為齊王攸司馬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

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喜諫曰毀不滅性
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
以為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負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
極之哀與顔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
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强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
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
丁綏為高密王泰司空祭酒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
救之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

叅審定問泰從之

王修為東平王楙長史惠帝北征以楙都督徐州率衆赴鄴湯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甚懼修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楙從之

卞壼為明帝東中郎長史又為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裨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

溫嶠為太子中庶子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嶠又與阮放等共勸太子游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敬之

華廙為太子少傅動遵禮典得輔導之義

梁江革為武陵王長史王憚之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

後魏游雅為太子少傅時恭宗總百揆監國雅上疏曰

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内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
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
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
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
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
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事不敢言苦且遠流
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陲足備恭宗善其言
然未之行

楊昱為詹事丞于時孝明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来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儀軌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名太子必降手詔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

程駿為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焉

裴瑗為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贈極意瑗每隨例常辭多受少向悅虛竭還来奉貢悅雖性情不常然亦相賞愛

宗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

北齊邢峙為國子助教授皇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文襄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

王晞為常山王友時文宣昏亂王以切諫為文宣所撻

王從容謂睎曰主上起居不常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睎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愼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睎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睎焚之

後周伊婁穆初為衛公直長史武帝建徳初授荆州復

以穆為總管府長史穆頻貳戚藩甚得裨贊之譽

蕭圓肅建德中為太子少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

少傅箴太子見而恱之致書勞問

鄭譯為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

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常不自安其後詔

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隂乃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

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

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

隋裴政為太子勇左庶子多所規正見稱純慤東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

唐孔頴達為右庶子皇太子承乾始自幼小太宗令頴達專侍讀書頴達性真正每讀書至可規誡必反覆引諭然以早居侍奉意頗狎之雖心有不平而免於憎忿時左庶子于志寧又受詔輔導承乾志寧正色直道多所補益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承乾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黄金一斤以厲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為詹事

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太宗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闥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

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蘇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

劉憲睿宗景雲初為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輝盛德發揚令問安静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止畧知大意用功甚少

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荅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名問以察其言幸甚

褚無量為國子司業景雲初𤣥宗在春宫無量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疋

講習

夫先王之教子也建師保之職申誨諭之道莫不先之

以禮樂導之以典法使其近正人而聞正言達古義而式古訓化與心會習與性成然後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漢氏而下學術尤盛名儒碩生乘時間出乃有奉持素業入參講議敷暢經旨進對宴說以師道而自處蒙體貌之殊等博約浸潤以敦乎藝文切磋琢磨以成乎德範自非誦說有法進退可度秉踐言之善行富博古之多聞者疇以充是選哉

漢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

與董仲舒並為博士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歐陽地餘其先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地餘宣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授太子

蕭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傳授皇太子

張禹元帝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寛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

孔霸事太傅夏侯勝傳尚書之學為大中大夫授太子

鄭寛中有儁材事小夏侯建傳尚書為博士授太子

後漢桓榮門徒嘗四百餘人何湯為髙第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

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

劉昆受施氏易於戴賓光武時代杜林為光祿勳乃令

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包咸習論語舉孝廉為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

鍾興習嚴氏春秋明帝時為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

句去其復音複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

句

名馴習韓詩章帝時為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魏應璩魯詩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

蜀尹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太子太子後主也

吳張休字叔嗣大帝以子登為太子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請還以授登休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晉徐邈為中書侍郎武帝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

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不相遇也魏晉以來使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

阮放字思度爲太子中舍人遷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

鄧攸以儒學嘗授皇太子詩

庾亮爲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宫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宋何承天爲率更令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顔延之同爲執經

蔡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
事中郎
南齊伏曼容字公儀武帝永明初為太子率更令侍皇
太子講
王儉為少傅文惠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儉令摘句太
僕周顒撰為義疏
梁何佟之初仕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
太子講

張譏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每有降集必使召之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武德後殿講老莊

庾黔婁為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講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均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

賀革為湘東王府諮議參軍

顧越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議解褐揚州議曹

吏兼太子左衛率丞越於義理精妙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叅軍侍東宮講讀世祖以敦篤厚遇之

許懋年十四入大學領師說尤曉故事文惠太子聞而名之待讀于崇明殿僕射江祏重之號為經史笥

陳沈文阿文帝時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沈德威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

王元規為鄱陽王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以為榮

姚察入隋為員外散騎常侍又敕侍晉王講讀煬帝初在東宮數被名見訪以史籍

徐孝克初為散騎常侍陳亡入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
後魏梁越為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
上大夫㑹授諸皇子經書
谷洪少受學中書太武令洪入授太子經位至尚書
李郁字永穆為廣平王懐友懐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懐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
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

劉芳為中書侍郎與邢産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嘗侍坐講讀

高允為秦王翰傳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

孫惠蔚自宣武在東宫為博士侍讀及世宗即位之後常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

董徵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琁華宫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

盧辯孝武時為太子少傅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

禮受業於辨
北齊馬敬德世祖時為後主擇師傅為侍講後主既不
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以春秋入授
後周樂遜為太尉李弼府諮議參軍太祖召遜教授諸
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經授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
服虔所註春秋左氏傳
辛慶之以經明行脩與盧誕等
斛斯徵為司樂中大夫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

授皇太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

隋元善洛陽人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初仕後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

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初仕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唐孔穎達武德中為秦府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

承乾
陸德明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
馬嘉運武德中為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暐等侍講殿
中恩禮甚渥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
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
蕭瑀為太子太保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
太宗幸東宮謂皇太子曰爾國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

綺羅不足為賜但先聖典籍可為鏡誡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瑀跪而言曰臣道德才術無一可稱徒以犬馬之年謬當求舊之舉擢其朽質以保儲皇塵露之資實慙無效五經義訓臣頗聞之今所賜書請陳其要太宗許之瑀乃先說孝經次述尚書末敘毛詩咸舉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為深誡者皆委曲言之太宗大悦以為保傅得人

高智周高宗時為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

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眞儒等俱以儒學受詔爲侍
讀
吴文璀爲道士以儒學善教誘童孺大歷中代宗名入
宫太子及諸王嘗受經藝
王起爲皇太子侍讀文宗開成二年正月詔起及陳夷
行再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劉仲武橋庶十日對諸
王講讀二月詔起夷行三日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
仲武庶八日入内見諸王授書三月詔起夷行五日一

入長生院對太子講讀仲武間日入對諸王授經四月
甲午朔皇太子於長生殿對起東行諸王對仲武
竇宗直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太子侍
讀三年七月詔宗直及周敬復令每遇雙日入對皇太
子九月又詔宗直敬復依前隔日入少陽院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册府元龜卷七百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宫臣部

文學　智識　褒寵

文學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知文學者士君子立身修己之本也乃有鍾粹和之氣挺暐曄之才列職宫坊曳裾藩邸摛辭奮藻

著適用之稱索隱鉤深得待問之旨故彬彬儒雅冠映一時者焉

漢疏受為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晉潘尼元康初為太子舍人工釋奠頌

江統為愍懷太子洗馬及太子之死改葬統作誄叙哀為世所重

宋謝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

南齊謝超宗初仕宋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孝武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超宗靈運之孫

謝朓為齊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武帝敕朓還都朓

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梁沈約為齊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記室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特被親遇

王筠為太子洗馬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袂右拍洪厓肩昭明薨敕為哀冊文大見嗟賞

劉孝綽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

孝綽與王筠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圖

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劉孝威為太子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通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

徐摛為太子家令兼掌管記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詞義可觀高祖意釋

劉香為東宮通事舍人注太子徂歸賦稱為博悉

庾肩吾為簡文晉安王國常侍兼記室參軍王為皇太子肩吾兼東宮通事舍人歷率更令中庶子初簡文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引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蕭愷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家令並掌管記簡文在東宮

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名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甚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陳徐伯陽為新安王記室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先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皇太子幸太學詔劉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為辟

雍頌甚見嗟賞

陸瑜為東宮學士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令宮臣並賦詩命瑜為序文甚贍麗

顧野王為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後主在東宮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隋柳䛒為晉王諮議參軍王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

遂變

潘徽爲秦孝王俊學士甞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序

唐杜淹武德中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甞侍宴賦詩時八人同賦淹爲稱首賜以銀鍾

褚亮爲秦王文學秦府初開文學館以房玄齡等十八人爲學士皆圖畫其象令亮爲之賛

薛元敬武德末太宗入東宫時為太子舍人時軍國之
務總於東宫元敬專掌文翰號為稱職
崔融字安成中宗在春宫為侍讀兼侍屬文東宫表疏
多成融手

智識

傳曰智者不惑又曰識者不求所告葢覩乎事機非智
則不周察乎人情非識則不逹若夫列藩國之任居傅
相之地懷研幾之慮臨事而洞分負先見之明未萌而

預辨陳王霸之體序君臣之分繼之以禮樂濟之以規
諷逮漢而下世有人焉皆著於篇以永其譽
漢宋昌為代王中尉太尉周勃朱虛侯章等既誅諸呂
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
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言嘗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切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
京師喋音長頰切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
稱疾無往以觀其變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

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叫也音文故切士皆袒左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

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具言所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代王笑謂昌曰果如公言大王即文帝也

董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之勇切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

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大對謂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伯讀曰霸此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

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碔砆石之似玉者也王曰善

閻崇為太子少傅時哀帝自定陶王立為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

吳是儀為尚書僕射時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

王傅儀嬿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晉王天挺懿
德兼資文武當今之時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
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
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隆殺正上下之序明教
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輙規諫
晉脩肅為懷帝豫章王典書令帝立為皇太弟且以清
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
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

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宫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宫久曠嘗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螘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登儲副上巽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宋王華為文帝宜都王司馬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王大將軍謂王敦也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

來必不自容殿下寛睿慈仁中外所知已且越次奉迎
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羡之亮晦又要檀道濟
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
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帝
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
梁何敬容為太子詹事時簡文帝頻於玄圃自講老莊
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
晉代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宫復襲

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

北齊魏收為太子少傅仍兼詹事文宣帝數宴喜收每須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召收曰知我意否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

王晞為常山王友時文宣昏亂王録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干犯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顒
顒賴殿下扶翼王納焉
唐尉遲敬德為太宗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討隱太
子巢剌王命敬德侍衛高祖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宫左
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
分於是内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功
也

三王之教世子也咸建保傅之職以敦道德之訓昌嘗不咨求碩德申擇儁望為之輔導而申其教諭焉茲所以重燕翼之謀增磐維之固者也漢室而下英偉間出蒙被選擢周旋翼亮或以經術精邃進見講授或以志行修整雍容翼從或以才藻蒙賞或以故舊見思由是厚其賜予之數異其襃命之禮形於奬歎申之委遇乃至不幸淪逝飾終彌渥襃賢之典不其韙歟

漢夏侯勝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業詔撰尚書論語賜

黃金百斤辛官賜冢塋𡍒平陵
疏廣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為太
子少傅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
廣以為不宜獨親外家許氏帝善其言廣由是見器重
數受賞賜及乞骸骨帝以其年篤加賜黃金二十斤
後漢桓榮光武時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
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
哉

桓郁明帝時為侍中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

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

桓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於大夫

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

魏應習魯經為五官中郎將章帝詔入授千乘王伉應

經明行修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魏袁渙字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武帝為之流涕賜

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

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吳程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大帝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大帝親幸秉船深見優禮

晉山濤字巨源武帝時為太子少傅在東宮年已七十疾病告退手詔不聽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時有疾詔濤乘步輦導皇太子

温嶠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僚屬

莫與為比

賀循為太子太傅及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元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

南齊王儉領太子詹事加兵三十人

張緒永明中為太子詹事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

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

梁柳惔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因宴為詩貽惔

曰爾實冠羣后惟余實念切

周捨為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卒武帝臨

哭哀動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

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

才用未究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

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用

資給謚曰簡子

王規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禄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章

陸倕為太子中舍人管東宫書記詔為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闕銘詞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辯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遷太子庶子

到洽與從弟沆齊名洽為太子舍人高祖御幸華光殿

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洽祖彥之仕宋武有戰功

王僉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年卒贈侍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蕭時為太子舍人卒遺啟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庾於陵為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當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

陳孔奐為仁威將軍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

張譏宣帝時為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内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

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温文殿講老莊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叅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

袁憲爲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後主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

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使

阮卓為始興王叔陵記室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

後魏張黎太武時賜爵廣平公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一千疋以褒舊勲

古弼太武時為安西將軍建興公及恭宗總攝萬機徵

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疋綿千斤

盧統父魯元為太保録尚書事統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道妻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異輙以賜之

唐李綱為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敕未嘗多稱名其見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

數引禁中問以政道及綱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疋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之立碑

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參軍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規諫太子承乾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疋仍遷

志寧為詹事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太子承乾敗徙黔州左庶子張玄素等皆免為庶人唯志寧以驟諫承乾太宗嘉之而特慰勞焉

李勣為太子詹事太宗嘗閒宴顧謂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辭謝因嚙指流血俄而沈醉乃解御衣覆之

劉武仲以國子四門助教充奉諸王講讀上於禁中會

讌諸王因命武仲每雙日入内對諸王仍令上食供食
陸敦信為太子舍人嘗纂録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
規諷太宗嘗名勞之曰爾所録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
疋
秦暐為太子舍人從幸定州加授朝散大夫守洗馬還
京未幾而卒皇太子深憫惜之弔贈甚厚
蕭德言為太子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
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顔冉之才不終其

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夙彰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板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以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而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更使濟南伏生重存於茲日闕西孔子復顯於當今令聞令望何其美也尋賜爵封陽縣侯拜祕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

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貞觀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

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讀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讌之處嬉戲過度百樂作賛道賦以諷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帛三百段

王方慶聖歷初為麟臺監兼檢校太子左庶子二年正除太子左庶子俸料並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

及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

薛元超為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侍太子元超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帛百段

王及善為左奉裕率孝敬居春宫因宴集令宫臣擲倒次至及善及善辭曰此非臣任也孝敬謝而遣之高宗聞之特加賞慰賜絹百疋

姚珽為太子詹事兼左庶子節愍太子舉事不法前後

上書諫諍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珽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珽擢拜右散騎常侍

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安陽郡公薨贈幽州大都督帝於洛城南門舉哀深悼惜之

陸象先為太子太保兖國公開元二十四年七月薨制曰象先含和毓粹體道居身跡在區中心游象外懋昭丕德光輔先朝爰悉優恩是為師保方期承命以配上

祥厲疾無瘳徽音剷隔興言念售震悼于懷宜旌端揆之職用光窀穸之事贈尚書左丞賻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

韋見素代宗時爲太子太師竇應中詔曰太子太師見素太子少傅李遵太子少保韓擇木太子賓客嗣吴王祗太子詹事兼揚州長史崔圓並承東宫優異品秩已高不可更改宜各與子孫一人官見素後以疾終帝以老臣悼之贈司徒輟朝一日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一